



鲜活的意气

■ 莫壮宁

岁暮年开，时序更新。今年是个暖冬，冬月里的日头，竟晒得人脊背微微发烫。空气里浮动着一种透明的、懒洋洋的光尘，嗅起来是干爽的、阳光烘透了的味道；咸涩的海风从远处的海口老港口拂过来，也失却了往日的凛冽，倒像是谁家晒了又晾、洗得酥软的棉质布衣，软趴趴地贴在身上。公园与路旁，草还是倔强的绿，几丛不合时宜的花，也懵懵懂懂地红着。这南国的冬日，总像是贪玩归的孩子，还赖在秋天的门槛上，不肯走进那萧索里去。自然如此，人事似乎也跟着任性起来。市井间的人潮，比往年这时候稠密了许多，嘈嘈切切地流动着，脸上映着一种久违的、热蓬蓬的光。

我们这伙人，便是这喧嚷里的一阵暖和、快活的风。四十多年前，在海师那满是椰树、大叶榕与蝉声的校园里，我们便这样凑在一处了。那时节，说话是要嚷的，笑是用尽全身力气的，忧愁烦恼像夏日的雷雨，来得猛，去得也快。几十年的人海浮沉，相爱相杀，嬉笑怒骂，竟也未曾走散。如今，都成了别人眼中的“老哥老姐”，电话里的声音，总要调高几分才听得真切；相约见面，也要将“眼镜”“药片”叮咛再三。可心里头那一簇火苗，却仿佛被岁月这层温煦的灰烬捂着，烧得更其内敛，也更其固执了。外头世界这一番热闹，我们怎能不凑？猫爪挠心似的，那份少年的意气与情怀，竟比年轻时更耐不住寂寞。

于是便有了今日的小聚。借口是现成的：小酌两杯，辞旧迎新，纳吉讨彩。可筹备起来，那份郑重与急切，倒像是要操办一场盛典。莫家老姐前几日便下了“电令”，远在无锡的佳婿即时“领旨”，化身江南水市的采办，要在那冷飕飕的晨雾里，挑选今冬最膏腴丰美的上等大闸蟹。电话里的声音穿透千里，一字一句，皆是“急急如律令”：“务必三十号邮到，赶三十一号的日子！”仿佛那青背白肚的“无肠公子”，不仅是舌尖至味，更是衔接旧岁与新辰、不可有丝毫差池的吉祥信物。时间的经纬，被她的心意绷得紧紧的。

而这边，打小在海口这咸水泡沫里泡大的大舅，也忙活开了。他黝黑的脸庞，是海风与日头合写的编年史。一头扎进那腥气冲天的海鲜市场，便如龙归大海。他弓着些微老态的腰身，在湿漉漉的水渍与摊位间往复穿梭，眼光毒得像淬了盐的老钩。他要寻的，是刚从浅海捕捞上来还在用尽最后力气蹦跶的野生鱼虾。他的手掠过那些滑腻的鳞片与甲壳，指尖传来的每一下挣扎的颤动，在他看来，都是至为鲜活的珍馐美味。他要将这一份被海水滋养过的、未经驯服的野性，也一并带到我们的筵席上。

麦超一向是班里的开心果和贴心小棉袄，一颦一笑，羞赧中透着活络，一大把年纪还存留着丫头般的可爱。同学间的各类活动，时间、地点、餐单、账单、通联、驾车定位都搞得妥妥帖帖，温情暖人。班里杨总曾大发感慨：天不生麦超，万古如长夜。

阳光温煦的午后，着装各异、神清气爽的老哥们像潮水一样向这里涌来赴约。这帮被社会盐水浸泡过的“老搭子”，咸淡入味，自成风景。他们都不是省心的主，围聚餐桌，便大呼小叫着“上菜”，煞是喧闹，天南海北的话题也随即开聊。读书时的话题总是免不了的，谁的什么糗事，总免不了要被鸳鸯锅的红汤白汤开涮几遍，牌技优劣、肌肉块头、身材匀称度都要被调侃一番。一桌子中生，总要谈点文学、哲学、美学、艺术门类。摄影却成了此次热议的焦点，其艺术流派及呈现方式，背后折射出来的“三观”解构、哲学思考、现实意义都有所涉及。几个时辰过去了，弯弯绕绕，又回到调侃环节，一时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言语之间，多一分少一分都显得多余。杨总见好就收，打包起螃蟹海味，扬长而去……

一场寻常小聚至此各尽其兴，但余味却久久未曾消散：我想着莫家老姐电话里那不容置辩的语调，想着大哥在腥风里专注搜寻的背影，想着麦超那琐碎碎碎的妥帖安排。这些费力的，甚至有些“小题大做”的执念，是怎么了？不过就是一餐闲饭，几个老友。可他们偏偏要如此大动干戈，隔着山海去调度，在喧嚣里细细拣择。这哪里是在准备菜肴？这分明是一场沉默而庄严的仪式，用尽心意，去捕捞一段鲜活的时光，去固定一个即将流走的瞬间。

椰风

投稿邮箱 hnrzbp@163.com

美舍河自羊山玉龙泉发源，蜿蜒十余里，北上至迈瀛村段，水势渐缓，积为苍屹湖。湖心浮一小岛，是为小瀛洲。虽方寸之地，却暗藏“直迈瀛洲”的村名玄机，恰似先民临水筑村、逐水而居的愿景。洲畔有“石室仙踪”摩崖石刻隐于丛林与苔藓，如一部无声史册，镌刻百年村史文脉。迈瀛村立村七百余载，李、陈、王、苏四姓世代聚居，昔时村东、村西各立石门，匾额分别“正迈瀛洲”“青云得路”与“直通蓬岛”“高步云衢”。门前石桥古称“走马桥”，因官员策马经此赴苍屹湖观景而得名。

旧时村民生计多系于美舍河：雨季引水溉田，旱时掘井保墒；炎夏采莲挖藕，凉夜泛舟捕鱼；台风季修堤固岸，晴日里晾网晒帆——这热带岛屿之上，并无四季分明的农耕节律，有的是岛民应天顺时的生存智慧。

明代进士李珊可算是迈瀛村走出的最知名人物了。至今府城还有座“绣衣坊”。不少路人以为，绣衣坊内的这条街，应是补补衣服、改改裤脚的手艺巷子。然“绣衣”可不是什么针线活，而是李珊曾担任的“监察御史”这一官职的别称。绣衣坊承载的亦非裁缝铺的烟火气，而是代表着琼州土人“青云得路”的希冀与梦想。

李珊生于明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，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登进士，授行人司行人，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奉旨出使占城（今越南），成为琼籍官员中出使南洋第一人。李珊从迈瀛村走向朝堂，又回到迈瀛村归隐水乡。晚年的李珊于美舍河畔筑“绣隐庄”，并以此为题吟诗表露心迹：“茅檐烟火数家村，且乐天年付子孙。卧看白云生远岫，任教芳草长闲门。清明石上寒侵枕，流水台前月满樽。忽喜故人书信到，高风谓我有谁论。”诗中道尽水村闲适之趣，更以“卧看白云”“流水台前”之句，将自然景观化为心灵栖所。李珊墓今存邻近的薛村，碑文详述其肃政除弊、博爱民众之德，虽隐于市井楼宇间，犹见一代名臣与故土的血脉深连。

以文心雕琢迈瀛山水的，当首推明代贤达郑廷鹤。这位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会试第三名的进士，曾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，却以侍母为由辞官归隐，于石湖之畔创石湖书院，著书讲学，与经史为伴。他不仅是海瑞的启蒙老师兼姑丈，更以纂修之笔整理丘濬遗作，合《琼台吟稿》《琼台类稿》为《琼台会稿》，承续琼州文脉。晚年的郑廷鹤潜心著述《石湖集》《武学经传》等，为后世研究琼州人文地理留下了宝贵财富。

郑廷鹤酷爱以诗词捕捉琼州灵韵，擅将地理风貌转化为文化符号，其笔下的山水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在《买盈村》一诗中，他吟道：“洋洋一掬水，纤石自为堤。洞识盈虚理，高山是迷。”渺渺湖水似一捧可掬，蜿蜒石岸天然成堤。以“一掬”写尽湖光潋滟，“以‘纤石堤’暗喻自然天成之理。后句更将诗意升华为哲思，道出水流盈虚与人生起伏的相通之道，唯有“高山”默然指引迷津。

《苍屹山》一诗将迈瀛山水赋形传神，其笔触精微，意境超然：“玉龙出盘谷，翘首对新城。水带环桥绿，风铃触石鸣。回翔本无意，屈曲尚多情。鸟迹留仙蹟，谁人识姓名？”青山如玉龙盘踞，绿水似罗带环绕，风过铃动，石上清响，构成一幅声景交融的山水画卷。“回翔本无意，屈曲尚多情。鸟迹留仙蹟，谁人识姓名？”青山如玉龙盘踞，绿水似罗带环绕，风过铃动，石上清响，构成一幅声景交融的山水画卷。

● 植村渔浦

精神的瀛洲

■ 王琳

“多情”则以拟人笔法道出山峦对乡土的无言眷守，意蕴深长。今日苍屹山石壁上仍留有“陈石生、李石生、余石保”等众多含有“石”字的铃章式人名题刻。这绝非我们常见的“到此一游”式涂鸦。清人李调元在《南越笔记》中捕捉并解读这一现象：“郡人产子者，多镌名石上，以朱涂之，谓可得长命云。”郑诗中末句“鸟迹留仙蹟，谁人识姓名？”恰呼应了这一信俗：父母为祈求新生儿如磐石般坚韧长命，特将其名镌刻于这被视为仙踪灵境的石壁之上，并以朱砂点缀，将一份朴素而深沉的生命期盼托付于山川灵石的恒久之中。

至若《仙人峒》一诗，则更显玄妙：“仙人乘鹤去，空峒独悠然。法草山山绿，题痕日日鲜。两岩门未掩，七里事何玄。欲问希夷子，枫林隔紫烟。”岩门洞开，隐喻仙人峒不仅是物理空间，更是信仰与想象的开放入口。“七里事何玄”的诘问，呼应了洞内石板上的题刻：远七里，近七里，不远不近在七里。美兰区美帖村也有一则民间谜语，“一箭长，一箭深，三钢金，四钢银”。当地传为寻宝秘语。只是这七里之谜与一箭之宝的天机，至今无人勘破，仍待有缘人来解。

郑廷鹤的这三咏，分别描绘出水之灵动、山之雄浑、洞之幽玄。这三幅丹青妙笔，共同勾勒出迈瀛村这幅“人间瀛洲”的诗意长卷。三者又与摩崖石刻、地方信俗、民间谜语组成一套完整的象征系统：水为血脉，润泽生计与文思；山为屏障，界定物理与精神边界；洞为灵枢，收藏集体祈愿与神秘想象。村则为枢纽，融合自然与人文。郑廷鹤以文人视角锚定了迈瀛村流域的山水伦理，使自然地理升华而为浸润着乡愁与哲思的“精神原乡”。

迈瀛村不仅得美舍河滋养稼穡，更孕育独特民俗。端午“洗龙水”为村中盛事，村民携艾草、百日红等香草至河畔，以水浸泡成“龙水”，沐身祛毒；孩童眉心点雄黄，腕系五彩丝，以求辟邪安康。河岸古木棉被奉为“保平安树”，农历六月村民抬神像、供糯米饭，诵咒贴符，祈愿岁岁平安。

苍屹湖的传说同样充满奇幻：相传古时两条



迈瀛村的仙人峒。王琳 摄

| 文艺随笔

阿紫

■ 凌云

阿紫是西安人，从前在陕西省碑林博物馆工作，到海南二十余年，徒步走遍海南岛大大小小的村落，像一部行走的历史民俗百科全书。

有一次阿紫请喝粥，定在新海府粥城。橙子比阿紫早到一步，我们坐在海鲜粥城里聊天，她得知我过去十年的宅居生活，不由莞尔。她说，过去十年，她与阿紫到处旅行，用脚丈量过千山万水。

彼时她身着民族风情的服饰，轻声跟我说起旅行种种。我心下茫然，那便是我年轻时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但是从何时起，我竟完全妥协于现实的一地鸡毛。席间我们从昆仑山龙的传说聊到终南山的核桃树和瓜果，仍然意犹未尽。

熟悉以后，我跟着阿紫也走了很多村落。有一次跟她一起去博养村，路过一大片一望无垠的湿地，看见春天里分层设色的绿，水田漠漠之间，有青牛在田间呢喃，白的紫的水葫芦点缀其间，以倾城之势连向水天交接处。

阿紫欢欣雀跃地走在池塘边的小路上，一边唤着我的名字，一边虔诚地去洗夫人庙里祈福。以百花的名字命名的春天，如此芳草鲜美，惹人流连忘返。

在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纪念馆前，有一棵木棉树。纪念馆因陋就简，全赖村人修缮。木棉树也得以常年香火缭绕，竟好似也得了一股天地灵气，站在树下仰望，有枝干如一只翩跹的仙鹤，意欲振翅高飞，枝干上长满寄生植物，犹如羽衣。

一阵风吹来，木棉花簌簌落下，掉落在纪念馆门前的路上。这时钟灵毓秀育化真人的地方，却是日长篱落无人过。我忍不住跟阿紫感慨，“真的是大道至简呢！”阿紫笑而不语，捡了几朵新鲜木棉花，准备回家泡水喝。她是一个很好的旅行伴侣，博学多才，又善于倾听。

夜晚路过施茶村，听丘濬在村中修建凉亭施茶的故事，走在美富村的家风家训馆里，看儒家文化以这样古老而纯粹的方式保存下来。他们勤俭治家，欢乐祥和，有纯朴的信仰，保留着农耕时代最后的诗意图和美好。

蓬头稚子在庭院前，月光下跳皮筋。农舍院落里，花木成畦手自栽，一派田园牧歌的祥和之气。火山岩修砌而成的院墙上，粗陶罐子里种了花。老者蹒跚独行，孩童一派天真。

我跟阿紫说：“怎么感觉时空穿梭了一样？完全像是走在明清时代的村落里。你看墙上的陶罐都这么美。”

阿紫淡定地说：“听说有一群艺术家就住在施茶村，给他们做村落美化设计呢！”

当时的因为住得近，我们也经常往来。自从阿紫参观过我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以后，就一直想带我去观澜湖佛哥家看兰花。圣诞节那天，她说佛哥煮了一锅茶叶蛋，邀我去做客。

佛哥家在一处风景优美的村子里，一路上，阿紫不停地给我介绍：“你看那个娘娘庙，庙里有一口古井，佛哥家喝的水都是从娘娘庙的古井里打的。”

到得一处开满三角梅的庭院门口，几只中华田园犬围将过来，阿紫说，这里便是了。入得园中，但见芳草鲜美，铜钱草郁郁葱葱，石斛兰长在树上的样子像极了它原本的姿态。又有草木果蔬，奇石根雕无数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样子。女儿在庭院里欢呼雀跃地四处追黄蝶，花草在风中犹自烂漫，真是令人惊喜。

新出锅的茶叶蛋芬芳四溢，孩子们战斗力强，一下消灭了好几个。有一只棕黑色毛发的田园犬安逸地趴在木楼梯上晒太阳。阿紫说这是佛哥捡回来的残疾狗，佛哥还特地给它做了个狗窝坐的轮椅。

熟透了的新鲜柠檬、杨桃还有朝天椒，各自生长。我们喝茶时佛哥就去他的工作室开始做木工了，他允诺别人的家具就出自那间堆满古老船木的工坊。

阿紫坐在院子里，手机里循环播放着西安民谣《你好，我的西安》：“几轮廓明月照着几重重山/愿花长好人长健月长圆/这里的面宽碗也很圆/却拴得住游子身上的挂念……”“听闻长安落雪，她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。

回西安之前，阿紫跟我说：“秦岭七十二道峪口皆有道观，亦有农家乐。这个时节回去避暑，农家乐一日三餐包住宿，每天不过五十块，可尽享西安美食。”这让我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深秋时节，阿紫在西安，提起古观音禅寺里的银杏叶子黄了，当年李世民亲手栽种的银杏穿越千年时光，绚烂夺目如同炼金术士洒下一地碎金。阿紫约我去禅寺当义工，去看我心念念的终南山秋景。可我要奔波于天涯尽头，无有闲暇。

后来她从西安回来时，从包里掏出一件宝贝来，要送给我。众人问：“可是瓦当？”

我问：“你把秦砖汉瓦给我带回来了？”

阿紫说：“终南山土上洗心茅篷重修大殿，弄成悬空寺那种规模，就把之前的物件都拆了，放在马路牙子上。我觉得太可惜了，就捡了一块送你。这个图案叫椒图，古朴典雅，你可以放在几案上镇宅。”

阿紫又送我几包香喷喷的花椒，跟我说起西安城里种种趣事，一时百感交集。这些年她回西安，给我送过很多礼物，比如几枚风干的银杏叶、一方长安知名人士雕的印章，甚至一张朱雀拓片、一本书，每件礼物都足以体现她的用心，也无不让我对西安心驰神往。感激生命中能遇到这样亦师亦友的阿紫，让我静寂无声的海岛生活充满欢乐。

《新绿》(水彩)
刘克银 作

● 即时应令

琼西的冬天

■ 杨帆

一夜北风，撕打着窗外的铁皮棚，告诉琼西人，冬天又来了。

记忆中贵州的冬天，满眼皆是生机。当温和的太阳老人悄悄摘下群山的雾罩，睡了一宿的油菜花和小麦苗渐渐醒来，轻舒懒腰，昨夜刚盖上的冰丝袍，又化成饱含希望的露珠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记忆中东北的冬天，充满清冽的空气。街道上冰盖着雪，雪覆盖着冰。行人的嗓门不知不觉拉大了，仿佛要压过咔嚓咔嚓的踏雪声，唤醒突然沉默的岁月。

琼西的冬天，没有震撼心灵的美，相反，低调得让人踏实。

清晨，太阳老人从云缝里探出惺忪的睡眼，瞟了瞟小院的东墙，然后继续睡回笼觉。上个月刚修过枝丫的老紫檀树，一簇簇嫩芽冒了出来，黄里透着绿，绿里泛着黄。

习惯了早起的琼西人，骑着电驴，或买菜，或送子女上学，或为生计四处奔走。扑面而来

约莫九点的光景，冷意渐退，重新醒来的太阳老人信手筑起光墙，将北来的风轻轻阻挡在光墙外。爱美的琼西姑娘们，犹豫片刻便脱下外套，而身着短袖短裤的新东方人，则成群结队，朝沙滩方向奔去。

傍晚时分，斜阳的余晖铺满鱼鳞洲的浅海，将海军山的身影渐渐拉长，气温又骤降好几度。新东方人们将短袖T恤往光着的膀子上一搭：“回去吧，明天再来。”而爱热闹的琼西男人，则邀约三五友人，大排档见。

民间传说，掌管琼西的龙王爷对消失的九龙山很有情绪，每到冬天便故意忘了施法。龙王爷一赌气，造成琼西的冬天十年九旱，却又不经意间成就了这里的瓜果别样甘甜，造就了一个风湿润、喘息人群康养的天堂。

夜深了，渐劲的北风又拍打着窗外的铁皮棚，不惑之人却发现，那是年轻妈妈轻轻哼唱的摇篮曲。原来，用心去适应，终能发现美好。